

跨文化议题

对《列王纪》世界观和古代伊朗思想的认识

——以“Yakout-e-Sorx 红宝石”与“Xuda 胡大”两个概念为例

曼娜 (Mandana Hassanbeigi) [伊朗]*

摘要:《列王纪》不仅与历史、神话、文学和语言有关,而且与思想和内涵也有关系。菲尔多西通过对古代和现代伊朗信仰不同层次的探索,将文化、神话与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揭示伊朗人的身份。他认为智慧和虔诚是伊朗身份的精神实质。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简单介绍几个重要词汇来说明其背后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并为了解古代伊朗人的思想开辟道路。由于菲尔多西所使用词汇含义比文字本身含义深刻得多,因此有时这些词汇的深刻含义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并未包含在译文之中。本文以重点介绍“Yakoute sorx 红宝石”和“Xuda 胡大”两个词汇为例,通过探索其中一些概念,并通过比较和评论基于“跨语言因素阶段”的翻译原则来检查其中文翻译的得失。

关键词: 菲尔多西 《列王纪》 世界观 红宝石 Xuda 胡大

引言

在对翻译评论的研究中,依靠对跨语言因素的研究,来比较中文翻译与原文中“红宝石”和“胡大”两个词含义方面的差异性。通过将该词语与原始文本进行比较,来评估其与波斯文本含义的一致性,并对评论进行了阐述。要进行评论,首先必须要:1、了解文本的主要类型,2、评估语言元素,3、研究跨语言因素。《列王纪》不是一部普通的作品,而是一部集神话传说、英雄故事和历史主题于一体的不朽之作。因此,在研究《列王纪》不同部分的翻译时,应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案,仅对语言元素进行评估是不够的。赖斯 Reiss 引述穆尼 Mounin.G 的话道:“如今,翻译不仅限于表达文本的结构和语言含义,保留文本的形态和句法内容,而且在翻译中必须注意文本含义的所有方面,包括环境、地理位置、年代、文化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了解文本产生时期的整个文明状况。”¹在认知元语言因素中,可以将其命名为以下因素:情境因素、主题因素、时间因素、位置因素、听众因素、讲话者因素、概念因素以及情感因素等。

译者必须注意原文中存在的每个因素,因为对这些认知元因素会影响认知语言元素。同样,研究翻译的学者也应注意这些要点:

认知元语言因素中的“情境因素”是指产生翻译文本的特定情况,并且这种情况影响了语言元素的选择和文本的形成,例如使用隐喻、反语、简短对话以及作者在特定情况下对历史事件和习俗等的引用。赖斯说,这些文本使翻译者焦头烂额,除非他们能够将自己定位为作家,而评论家也必须将自己定位为作家才可以做到这一点。²认知元因素中的另一点是“主题因素”,这意味着,尽管需要翻译,但仅知道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是不够的。除了足够熟悉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外,翻译人员还必须精通翻译领域的专业知识。在翻译敏感的学科如宗教、文学、神秘主义和科学等文本时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因为在翻译这些领域中的某个文本时,如果没有足够的熟悉度,就有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而没有选择适用于专业单词和术语的等效项,因此提供的翻译有可能歪曲了原文的内容。关于时间因素,应该说,由于每种语言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一种语言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但是在其发展历史中并不会保持不变。赖斯说:“十八世纪的文本翻译一定与二十

* 曼娜 (Mandana Hassanbeigi),生于 1987 年,伊朗人。本科和硕士阶段均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曾获孔子学院和北京市奖学金。目前在德国柏林。E-mail:andanabeygi@163.com

¹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Translated by Eroll F.Rhod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p.68.

²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Translated by Eroll F.Rhod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p.70.

世纪的文本翻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¹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演变伴随着当时人民文化的变化。因此，必须要注意翻译者翻译文本的时间，审核翻译的人员也应注意这一点。“位置认知因素”是指翻译文本的书写所在的国家或文化，或翻译所产生的场景和位置，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特点。译者必须认识到这些特征，并将自己的思想摆放在那个位置，以便能够理解这些位置方面的术语。了解文本产生的国家并了解其人民的文化和习俗也有助于翻译者理解与人民习俗有关的特定文化和本地短语的含义。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翻译在《列王纪》中使用的词语，我们需要知道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什么地方以及以何种思想和对象环境下谱写了这些诗歌。菲尔多西在撰写这部巨著时，由于异族入侵波斯语言面临被外来语同化的危险，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阻止了这种局面的发生，因为《列王纪》中使用的外来词非常少。《列王纪》是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和文明的国家写就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其它许多书籍被入侵者烧毁了。是菲尔多西这位伟大的诗人把伊朗人民的思想、波斯语言、民族身份以及伊朗的通俗历史隐藏在了这部宝藏中，并传承给了伊朗人民的后代。

一、菲尔多西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作品之一。基于书面和口头资料，这部史诗作品将伊斯兰之前和之后的伊朗像缠绕在一起的树枝一样紧密连接在一起，使多年后的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了解伊朗人民的思想、神话故事、历史和本国人民的发展史。菲尔多西撰写《列王纪》的主要资料来自于阿布·曼苏尔的散文体《王书》，而该书用的是巴列维语（中波斯语）的伊朗正史“Xuday Namak”《帝王纪》为基础写成的。《列王纪》是世界文学名著，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所以，伊朗以外的其他国家成立了各种《列王纪》研究中心，并在《列王纪》研究领域展开了各种研究活动。在中国，已故的伊朗学专家张鸿年先生也将《列王纪》翻译成了中文，但《列王纪》的研究和翻译在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这部文学巨著描写了公元651年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之前的“伊朗神话、传说和历史”。了解伊朗人民的思想、神话和民间传说以及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神圣土地（e.g. Tepe Sialk 6000-5500 BC）对于当今世界的每个人来说绝对是令人向往的和极其重要的因素。

本文想说的重点是，《列王纪》是一部超越民族史诗的作品，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是古代伊朗历史和神话的宝库，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历经无数战争洗礼以及外国势力入侵伊朗期间保留下来的波斯语宝典。菲尔多西不仅把珍贵如宝石般的波斯语保存了下来，并将其传承给了下一代，而且还在《列王纪》中“智慧产生”言论和逻辑背后，把饱经入侵者战火洗礼的古代伊朗思想和哲学也完整地传递给了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说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是伊朗人民最杰出代表的原因。从菲尔多西《列王纪》的外部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伊朗叹为观止的神话故事与英雄故事以及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该文学巨著的框架结构和布局类型，可以了解到波斯语的优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主题比史诗更有价值，这部作品中的背后隐藏着古代伊朗人民的思想与智慧。但遗憾的是，由于这部作品蕴含的哲学性极其复杂和深奥，所以有些学者在研究《列王纪》时忽略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翻译学方面去。

二、《列王纪》中的世界观以及“红宝石”一词

在波斯文学的诗歌体作品中，《列王纪》是为数不多的在赞美先知之前谈论创造的顺序或世界观主题的作品之一。贾拉勒·哈利格·穆塔利格（Jalal Khaleghi Mutlaq）认为，在《列王纪》序言中提到了两种类型的世界观。²根据第一种世界观所说，胡大是古老的、是无处不在的、是永存的：

¹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Translated by Eroll F. Rhod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p.71.

² Jalal Khaleghi Motlagh, *Cosmology of Shahnameh*, Tehran, Iranshenasi, 1998, p.56.

宇宙是由四个要素组成的一个单一的、连续的部分，根据这种观点，创造的顺序为：1、胡大，2、大智慧，3、生命，4、自然界四要素：火、风、水、土，5、天空，6、大地：植物、动物和人类。根据这种世界观，胡大已经给了人类合理的理由来承认善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根据这种世界观，胡大赋予人类智慧，以便人类对善恶有所认知，所以人类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根据第二种世界观，用命运、天空、苍穹、天体、时光之星、时代、宇宙、世界以及星空等词语来阐述的时间是一直存在着的，而且将会永远存在；无论好事和坏事，一切都源自于它自己。我认为，在这一部分的世界观中，菲尔多西表达了另外一种理论：天空并非自然界中的四大要素之一，他甚至把天空解释为“红宝石”。这解释有点像无神论者或琐罗亚斯德教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观点，时间是古老的，不是新出现的（时间是无限的），人们所做的好事和坏事，一切都源于他们自己。在这种信念下，星星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在整个《列王纪》中我们都能看到天文学家的存在。通常在婴儿出生后他们预测将来会发生在婴儿身上的事情，甚至在做重要的事情之前通过占卜问卦来预测结果的好坏，例如在加冕、结婚、修建宫殿或旅行、打仗等方面。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是鲁斯塔姆·法罗赫扎德对阿拉伯人的战争所进行的预测：

由于鲁斯塔姆精通天文
 又是个非常有情有义的人
 心里暗想这场战争不是时机
 河水不向此处流，风水不宜¹
 英雄鲁斯塔姆因为精通天文星相
 所以看见谢木尔星后脸色大变
 仰望太阳他寻求解救之法
 这场战争会使我们陷入厄运
 就让巴赫拉姆星和启明星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吧
 违背苍穹之意并不是可取之路

بدانست رستم شمار سپهر
 ستاره شمربود وبا داد ومهر
 ز چارم همی بنگرد آفتاب
 کزین جنگ ما را بد آید شتاب
 ز بهرام وزهره است ما را گزند
 نشاید گذشتن ز چرخ بلند

在整个《列王纪》中，这两种世界观始终混合出现在读者面前。当他笔下的英雄去世以及自己国家被外族侵占的时候，菲尔多西就会犹豫不决，所以他把这一切归咎于胡大的旨意或是天道轮回的结果。而且在《列王纪》中，这种犹豫是明显的，是无处不在的；亚兹德·古尔德的最终结局，就是伊朗和伊朗人的最终结局：

你可否开口解开这个秘密
 如此结局对国王是否公平
 还是七重天对他的严惩
 如果你也说不清公或不公

¹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八）》，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48页。

也可不答，对此哲人也难说清
你如果以为这个问题很离奇
那就让这个问题永远成个谜¹

چنین داد خوانیم بریزد گرد؟
وگر کینه خوانیم ازین هفتگرد؟
اگر خود ندانی همی کین و داد
مرا فیلسوف هیچ پاسخ نداد
وگر گفت دینی، همی بسته گفت
بماندهمی پاسخ اندر نهفت

在哈利格·穆塔利格看来，《列王纪》的宿命论是无神论和对胡大信仰的混合体，通常通过这一点就可以验证哈利格·穆塔利格的观点。但是如果更加仔细地观察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困惑和疑问。

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菲尔多西是否真地没有单一的世界观，《列王纪》中是否有两个世界观？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对《列王纪》产生影响的古老伊朗哲学中寻找。《列王纪》是连接古代伊朗与伊斯兰教时期伊朗的一座桥梁。菲尔多西在赞美智慧部分时把天空解释为红宝石，实际上我们如果能对红宝石正确理解的话，就能明白菲尔多西的世界观其实不是前面所写的世界观，而是古代伊朗哲学的世界观。

不仅是神话和历史，还有前人的信念和见解也被传达给了我们。我们可以通过更加仔细地研究《列王纪》以及《列王纪》之前的诸多作品，并研究伊朗的古代信仰和哲学，解开这些词语的谜底。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宝石”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了解伊朗和波斯语中的一些相关短语和单词的含义，因为“红宝石”与它们紧密相连：1、贾姆酒杯 جام JAME JAM，2、智慧之石 XRADE SANGI خرد سنگی，3、宝石 سنگ SANG。随后我们将会逐一解释这些概念。

《列王纪》中扎尔和鲁斯塔姆也用 JAAME JAM（杯占卜）看世界和未来，JAAME JAM 是红宝石和水晶的混合体。这也象征着他们的世界观，因为在古代波斯哲学和神话中，人类起源也被称为杯子和镜子（红宝石和水晶）。

《列王纪》中的埃斯凡迪亚尔和鲁斯塔姆之间的战斗其实是伊朗的两种相对观点之间的战斗。关于理性“Aql”和大智慧“Xrad”在伊朗思想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理性主义，但没有智慧主义”，因为智慧是产生的，而非主义。伊朗古代哲学的观点是从“理性主义”到“智慧延伸”的一条路。在古老的伊朗文化和思想中，每个人都有“智慧的因子”。这种因子（种子）隐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即“智慧的种子”也被叫“石头智慧”。今天我们对“石头”的理解与古代波斯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²。

乌尔都语³中的“石头”一词仍然具有“团结、联合、联系、联系在一起”的含义，这些含义来自梵文和古代波斯文化。在莫拉维的诗中，“石头”一词仍然被认为是一对夫妻的结合，或者是两个人或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意思。乌尔都语中，“我的石头”还有拥抱、拜访、联合、结合的意思，而这恰恰是琐罗亚斯德教建立在“双重同伴”上的想法（琐罗亚斯德见解中的善与恶的两个同伴）。人类来自于山石、水和火之中。

古代伊朗人在所有的天然石中，选择了几种类型的天然石来表达这种思想。在这种思想中的术语有：“石头世界”是“怀孕的世界”，也被称“石头智慧”⁴。正如以上句子所解释的，“石头智慧”

¹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八）》，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09页。

² Manouchehr Jamali, *How People Become Simorgh*, London, Kumali Press, 2001, p.78.

³ 乌尔都语（乌尔都语：اُردُو）是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

⁴ خرد سنگی-آسن خرد /a:sane xrad-xrade sangi/

有创造世界并可以产生更多智慧的统一智慧。因此古代伊朗人根据石头的特性使用了一些石头来象征这些哲学意义。

这些石头的例子有：1、大理石，2、玻璃器皿，3、红宝石（拉玛瑙和玛瑙），4、祖母绿（绿松石），5、铁，6、天青石，7、还有一种被称为花斑石的石头¹。

“Xaare 和 Xaar”（意为‘岩石和荆棘’）这个词也具有女人或月亮的含义。“Yakout”（意为‘红宝石’）是 Yaak+ kout，意为子宫中的种子。这就是菲尔多西在《列王纪》这样说的原因：

碧空天际被宝石映得一片通红²

زیاقوت سرخ است چرخ کبود

但是，此翻译是这首诗的字面翻译。如果读者不了解其背后的哲学，那么这翻译在上下文中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菲尔多西的这诗句意味着天空或天体是“孕育之本”，因为它具有石头的结构和石头的本质，并且是同时产生的。

在张鸿年教授的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样翻译的：

碧空天际被宝石映得一片通红

天际泛红并不是由于烟尘水风³

زیاقوت سرخ است چرخ کبود

نه از آب وگرد و نه از باد و دود

我们看到，译者对这个诗句的翻译并不正确，诗句的意思并不是说天空因红宝石或其他事物而变红，其正确的含义是天空就是红宝石色，而且红宝石就是“石头智慧”也就是《本体原则》。

菲尔多西的世界观和哲学受到了古代伊朗哲学的影响。在这种哲学中，“大智慧”的创造被认为是第一次创造，而且这种哲学是菲尔多西众多劝诫和忠告的中心思想。

三、菲尔多西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列王纪》翻译的影响

关于菲尔多西的宗教信仰，就像菲尔多西的世界观一样，一些东方主义者看到了其中存在的矛盾和二重性。根据林格恩（Ringgerm）的说法：“菲尔多西对胡大的理解是基于自然神学的，而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琐罗亚斯德教。“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宗教信仰受到了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影响，而这种信仰常常影响到了他自己的思想”⁴。林格恩还认为，菲尔多西不是一个信教者或苦行僧，而是一位诗人，他从琐罗亚斯德教那里获得了原始资料，而且为了避免因背叛宗教信仰而遇到危险，他必须假装是穆斯林才可以。⁵

萨曼王朝时期的书面文本影响了菲尔多西。由于这一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思想（zurvanism/zarvan）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真实信息相去甚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菲尔多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些作用。

“祖尔宛”（Zurvan）的意思是“时间”，是一个古老神灵的名字。“祖尔宛”一词在巴列维文本中的意思是“时间之神”，但是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说法，“Zurvan”是一位神，在没有任何被创造物的情况下，他祈求神灵赐他一个能拥有理想特征的儿子，以便来创造这个世界。在《阿维斯塔》中这个名称被记载为“Zarvan”或“Zurvan”。

斯帕赫尔（Sepehr）是瓦卡·阿维斯塔的名字，意为“天空”、“命运”以及“运气”，是时光之神“祖尔宛”（Zurvan）赐予人类的财富，在“祖尔宛”（Zurvan）的身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天文学家预测决定命运方面的时候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在占卜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祖尔宛”与月亮、太阳和天塔（黄道十二宫）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在阿维斯塔教圣典《Vendidad》中，

¹ سنگ خارا-آبگینه-یاقوت-زمرد-خماهن-لاجورد-جزع(پیسه)

²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页。

³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页。

⁴ Helmer Ringgerm (Nov 26. 1917, March 26. 2012) Swedish theologian

⁵ Helmer Ringgerm, *Fatalism in Persian Epics*, Uppsala, Lundequistska bokhandeln, 1952. p.158.

“祆教经书”和“胡尔达阿维斯塔”(亦称‘小阿维斯塔’)

两个章节中“祖尔宛”这个名字与“Sepehr”被大量使用，并得到了教徒们的赞美。
菲尔多西在《列王纪》的故事中使用了星星和预言，这个神话故事主题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这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菲尔多西是信 Zurvanism 教吗？这是一个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菲尔多西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遵守伊朗的古代文化和古代哲学的原理，并向未来人类提出了古代伊朗人的想法，而这确实是菲尔多西的独特属性之一。要不然他如何能将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与伊斯兰之后的伊朗联系起来。

在此，我们把《列王纪》中有关这一方面的一句诗（联句）罗列出来：

造物主主宰六合，惠及八方

他使火星与日月放射光芒¹

خداوند کیوان و گردان سپهر

فرزنده ماه و ناهید و مهر

通过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以及当时的天文学，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种翻译方式：

古代天文学认为有九个行星，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七个星球：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最后那个行星就是菲尔多西提到的土星。他说“خداوند کیوان و گردان سپهر”的意思是创造土星和天空的胡大，他使火星、月亮、金星和太阳放射光芒。

正如神学家或社会哲学家在宗教和社会问题上容易争论一样，也很难分辨说话者在任何主题上的真实观点。因为诗人的生命力在不断的诗意情感和压力下可以跌宕起伏。有关这个主题对于菲尔多西来说有时也是正确的，但是在整个《列王纪》中不断出现的就是智慧本体和智慧衍生，盛行的想法可以被视为伊朗人的古老哲学和信仰，这就是菲尔多西坚定不移地要传给下一代的東西。所有证据都表明，《列王纪》加兹纳维王朝是被抵制或所谓的“禁忌”的作品²，但是除了这个朝代之外，《列王纪》很快就赢得了名声。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尔多西不得不顺应他那个时代的统治社会，将许多古人的思想写进自己编写的神话故事中。尽管有这些情况，当菲尔多西将《列王纪》带到马哈茂德·加兹纳维国王（Sultan Mahmoud Ghaznavi）时，他还是被马哈茂德忽略了。

菲尔多西是伊斯兰前后的伊朗特性的启发者和表达者，这种特性已经成为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并在伊斯兰后的伊朗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各种分支以及丰硕果实。他同时尊重古代伊朗精神和当时的精神，他重新塑造了我们古老文化和身份的新故事和新形象，这与当时伊斯兰文化的内容和古代伊朗的特性一致。我认为，菲尔多西信仰的是统一的胡大宗教，是他赋予了伊朗人独特的伊朗与伊斯兰教身份。在整个《列王纪》中，这种身份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上帝信仰不受二元论和双重信仰的困扰。他强调命运、时间等影响因素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他与上帝对立，而是所有人都是敬畏上帝的，是上帝伟大和力量的标志。他是唯一统治时间和地球、存在和不存在的被创造物的神灵。他通过自己、历代国王以及无数英雄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点。

造物主创造金星，火星及太阳的光焰

世人中不论是百姓或是一国之君

都是主的仆人，主才是唯一的至尊³

خداوند کیوان و ناهید و هور

خداوند هست و خداوند نیست

همه بندگانییم و ایزد یکیست

¹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页。

² Mohammadamin Riahi, *Ferdowsi, his life, thoughts and poetry*, Tehran, Taghcheh, 1997, p.168.

³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03页。

在讨论了菲尔多西的信仰思想和菲尔多西对伊朗古代哲学的坚持之后，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Xuda-胡大”（即‘上帝’）这个单词。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主题，是对“胡大”一词的翻译。尽管菲尔多西将伊斯兰之前的伊朗与伊斯兰之后的伊朗联系起来，但是他在《列王纪》中并未使用“Allah-安拉”一词，而是使用了波斯语中的“Xuda”一词。“胡大”和“安拉”这两个词在伊朗人心中都是神圣的，对此毫无争议，但是应该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很多伊朗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但并未接受阿拉伯语作为伊朗官方语言。菲尔多西为了波斯语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列王纪》这一伟大史诗的创作之上。唯一的一个要点是：“胡大”一词是波斯语，是自古以来伊朗人使用的词语，而“安拉”一词则是阿拉伯语。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伊朗周围国家的穆斯林如使用阿拉伯语国家的穆斯林或使用土耳其语国家的穆斯林那样使用“安拉”这个词，而伊朗人仍然使用“胡大”这个词的原因。所有伊朗人都是通过伊斯兰教了解与认识“安拉”这个词的，而且伊朗的穆斯林都崇拜“安拉”，但是在波斯语中都使用“胡大”这个词，也就是说“胡大”这个词还代表古代波斯人的思想、哲学、信仰、文化和语言。所有著名的《列王纪》专家和学者乃至伊朗民间学者都对菲尔多西在复兴波斯语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赞同。阿拉伯入侵伊朗后，波斯语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陷入了沉寂。伊朗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在用他们的方言交谈，在某一些官方文书和国家机关中人们使用的官方语言也不是波斯语。因为入侵者不让伊朗人用波斯语。在这种情况下，《列王纪》对所有使用波斯语的民族来说有两种价值：第一个，呈现了历史、民族和身份价值；第二个，是一部用纯波斯语创作而成的民间故事，它使波斯语摆脱了衰败的命运，从而走上了繁荣与辉煌的道路。很明显，《列王纪》中的非波斯语单词少于百分之四，这表明《列王纪》的语言可以作为波斯语写作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外来词汇，就像菲尔多西那样不使用外来词一样¹。纵观整个历史，菲尔多西对我们的文化和诗人都有影响，因为除了书面文化之外，我们还拥有口头文化，所以今天的伊朗人民仍然在使用波斯语。因此，在翻译《列王纪》中的单词时，不能使用等同于它们的阿拉伯语单词。菲尔多西之后的诗人如莫拉维在《沙姆斯诗集》或哈菲兹在《哈菲兹诗集》中有时使用“安拉”一词，在翻译这些诗句的时候可以翻译为“真主”一词。因为在现有的汉语词典中波斯语“真主”的意思等同于“安拉”的意思，但是在翻译“胡大”一词时不能用“真主”，因为菲尔多西也没写过阿拉伯语里的“安啦”而写过波斯语的“胡大”。所以翻译“Xuda”时最好用胡大或上帝这个词语。如果菲尔多西没有使用阿拉伯语单词，那么翻译人员在翻译这个单词的时候还必须忠于原则性的翻译。菲尔多西多次使用了“胡大”、“胡大万德”、“造物主”、“耶兹德”或“耶兹丹”等词，但从未使用“安拉”这个阿拉伯语单词。但是在《列王纪》的中文翻译中，“胡大”被翻译成“真主”，按照字典中的惯例，“真主”一词的意思等同于“安拉”一词的意思。即使译者使用《列王纪》的阿拉伯语来翻译中文，也应对波斯语使用同义词。正如波斯语中“Yazdan”是“耶兹德”、“胡大”和“造物主”的代名词，而《列王纪》的中文翻译中则将其翻译成“耶兹丹”。

例如，在《列王纪》中赞美“月亮”一词时这样写道：

这种盈亏变化全是真主的旨意
自从开天辟地就是这样的格局²

بدینسان نهادش خداوند داد

بود تا بود هم بدی نیک نهاد

菲尔多西在这里显然使用了“胡大万德”（意为‘上帝’）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创造阶段，比《列王纪》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伊朗古代思想的反映。在汉语中，“胡大万德”可以翻译成“创造者或上帝”，但是在整个《列王纪》的中文翻译中这个词语被多次翻译为“真主”，显然没有忠于原文内容。

有关对“耶兹丹”一词的翻译，我们也有例句为证。当鲁斯塔姆营救毕冉时有这么一句诗：

¹ Hassan Zulfaghar, Isna Interview, Tehran, 2019, Sept

²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9页。

他向创造力量的耶兹丹祷告

然后探出手去把那石板揭掉

ز یزدان جان آفرین زور خواست

بزد دست و آن سنگ برداشت داست

菲尔多西在这里说：鲁斯塔姆祈求创造人类生命的耶兹丹=胡大万德=胡大赐予他力量，但是以上的这种翻译向读者传达了“耶兹丹”是一位专门创造力量的特殊神灵，而实际上“耶兹丹”只是“上帝”的同义词而已。¹

菲尔多西使用了诸如胡大、胡大万德、耶兹丹、创造者以及创造世界者之类的词语，而这些词语的意思是“上帝”。从古代到今天，许多不同民族或信不同宗教的人一起在伊朗生活。但他们一直以来叫上帝为“胡大”，因为这是他们所认识的上帝。胡大在波斯语的含义不属于一个特殊的宗教，而有哲学方面的意义。这是因为伊朗人自古以来都是一神论者。同时，尽管《列王纪》是伊斯兰教传入伊朗之后创作的作品，但菲尔多西从未使用过阿拉伯语同义词，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尊重和忠诚《列王纪》原文，译者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四、对“胡大 Xuda”古意的进一步说明

在解释“胡大 xuda”(创造主)一词的含义和背景时，有必要分析一下伊朗古代哲学中的“xuda”一词及其语言渊源。今天的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进步并达到了完美，有些人认为伊朗的祖先是落后、愚昧和不完美的，因为他们直接与“创造主”建立关系，并不需要介于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断层的存在。

“xuda”(意为‘上帝，创造者’)和“xud”(意为‘自我，自己’)在波斯语基本上是由一个词根组成的两个词。“上帝，造物主”和“自我，自己”不是两个独立的事物，而是一个事物演化的两个部分，这在古代伊朗的思想中极为重要。为了消除造物主和生物之间存在的断层，宗教通过中介为人类制定了规则，由此产生了对信仰的需求。在古代伊朗的文化中，宗教不需要信仰，在其他语言中也可以看到，经常使用“信仰”代替“宗教”一词，在伊朗文化中，这是对造物主直接表达。在古代伊朗文化中，上帝是人类的一部分，脱离造物主的思想是被人们所唾弃的，伊朗人的祖先不仅与造物主直接联系，而且认为，造物主是种子，所有人类、树木以及宇宙万物都是从这颗种子里长出来的，在造物主与万物之间没有断层。古代伊朗人把造物主视为自己的根。造物主是分子；不能产生宇宙万物的就不能称为主宰；造物主是宇宙万物的根，不能孕育植物、动物，不能创造水和大地，也不能称之为主宰。这种观点的遗迹在巴列维语文本中还能见到，如在第一部分的教义中所说的（当然，尽管该思想出现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中，但起源于其产生之前的文化）：“胡尔木兹(上帝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并不是造物主，创世之后才成为了造物主 Ohrmazd pēš az dām-dahišnīh nē būd xwadāy。”² 伊朗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后来传入伊朗的各种宗教始终依赖着这种文化。当然，这种根源也是跟古代文本中所提到的“圣火”概念有关系。伊朗的祖先认为，人不能背弃造物主，因为 xuda(造物主)的根源就是 xud(自我，自己)，总之，最初的“xuda”后来就演变成了“xud”，也就是说，“造物主”变成了“自己”，上帝创造了宇宙，上帝是宇宙和人类的根，而这个根就是波斯语的“Homa”(意为‘凤凰、不死鸟’)。Qosh 或 Homa 就是所说的根。如果我们砍断了树根，那它就不再是一颗完整的树了，连接在一起的树干、树枝和树根才可以算作是一棵树。树，就是古代伊朗对创造主和自我关系的一种形象描述。他们认为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隐藏的种子，那个隐藏而又看不见的种子被称为上帝，当这颗种子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时就成为了主宰，也就是说它成为了自己的主宰。在古代伊朗人眼中，人与上帝是无法直接产生联系的这一事实是一个有趣的笑话，因为人类与上帝是不可分割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的价值和深度已经

¹ Ali Akbar Dehkhoda, *Digital Version of Dehkhoda Dictionary*, Tehr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release 3.0.

² Mehrdad Bahar, *Bundahesh*, Tous Publication, Tehran, 1990, p.35.

被人们遗忘了。

古代伊朗人不惧怕与上帝的融合，因为他们认为人类与上帝有着相同的渊源和相同的本质。波斯语中的花和树的名字来自于创造主之名，不是因为它们来自于上帝，而是因为上帝就在它们里面，如，红玫瑰就被命名为“Simorq,Homa 不死鸟”，这个名字就是创造主所赋予的。《列王纪》和伊朗神话其中的 Simorq 是一种大型鸟类，筑巢在称为“Vispubish”¹的愈合树上，其中包含所有植物的种子。在《Minoye Kherad 智慧之神》这本书中“这棵树叫消除悲伤的树而它包含所有植物的种子。”²

Simorgh 是大智慧的完美体现，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Simorq 从扎尔的出生开始进入《列王纪》的神话部分。扎尔(Zal)的父亲命令他的白发儿子留在沙漠中死亡。Simorq 因为胡大在它心里放着深深的爱带着 Zal 进入巢穴并进行培育。胡大就是每个生命心中的那个种子。

令人惊讶的是，波斯语中某些单词及其表达的含义深度不仅没有受到《列王纪》(Shahnameh) 撰写之时的时代限制，而且还涵盖了现代这个时期，这就是使《列王纪》学者研究《列王纪》诗词中蕴含的深意而不是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的原因。今天，通过对《列王纪》进行更详细和广泛的研究之后，我们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普遍性。因为古代伊朗人的思想在外族入侵之后的那个时期被视为禁忌，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逐渐遗忘。尽管一些哲学家和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在公众，《列王纪》主题的重要性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更多地关注这些古代故事以及古代文化和思想背后所隐藏的深刻含义了，而不是该作品中所描述的勇士故事或历史故事。如果人们对这些思想进行一定的了解，那么它们可能会被当今的人类以及当今的文学和哲学所采用。今天，通过正确理解《列王纪》的文字、文学和历史著作，还有巴列维语的一些作品，并更好更准确地翻译出这些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伊斯兰之前的伊朗哲学以及琐罗亚斯德教之前的伊朗，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与祖国以外的世界分享这些作品的优美之处。

有人错误地将《列王纪》称为爱国主义作品，但是应该牢记的一点是，伊朗高原上一直生活着不同种族的游牧民族以及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列王纪》中清楚地看到。菲尔多西显然是一位爱国诗人，但是他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直到今天，伊朗的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至今和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项研究中重要的是，在《列王纪》诗词背后隐藏的伊朗思想和伊朗哲学，是通往未来研究伊朗的唯一窗口。希望伊中两国的语言学习者都不要忽视这一问题，并在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中解决这些问题。

¹ ویسپو بیس

² Ahmad Tafazzoli, *Minoye Kherad*, Tehran, Bonyade Farhange Iran, 1975, p.144.